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鑒誡録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録監生臣秦聯佩

鑒誡録卷六

後蜀　何光遠　撰

戲判作

王蜀宋開府光嗣俛參樞衡紊亂時政所為嬌媚下筆縱横凡斷國章多為戲判用三軍為兒戲將萬幾為詭隨取笑四方結怨上下以至一身受戮後主遭誅良由君子退身閹人執政者也判行營將士申請裹糧云纔

請冬賜又給行裝漢州咫尺要甚裹糧綿州物賤直到
益昌又判内庭未事人云覔事撮嶺脚勾當須教了儻
若有闕遺禁君直到老又判導江縣申狀封皮上著狀
上門府衙勑如開府不是門府典押雙眇令佐單瞽量
事書罰勝打十五令佐盤庚典押歲取事了速歸用修
廨宇又判小朝官郭延鈞進識字女子云進來便是宫
人狀内猶言女子應見容止可觀遂令始制文字更遣
阿母教招恨不太真相似且圖親近官家直向内庭求

事又判神奇軍背軍官健李紹妻阿鄧乞判改嫁淡紅衫子赤輝輝不採燕脂不畫眉夫壻背軍緣甚事女人別嫁欲何為孤兒擕去君爭忍抵子歸來我不知若有支持且須守口中爭著兩張匙又判簡州刺史安太尉申院狀希須塲云係州收榷安湖安湖空有鬚髭所見不遠智解全愚酒腸是太后教令問你還有耳孔也無又判内門捉得御厨雜使衙官偷肉云斤斤是官家物飽祭朧嗔更將出不能為食斬君頭領送右巡枷見骨

產麒麟

王蜀田尚父宗侃第三子太尉承肇生自雅安雅州之名小字獦獠兒其母崔氏初夢一人峩冠褒袖自稱周公山神牽一五色獸逼其裙下既驚且寤因而有孕焉後又加持崔和尚者忽自雅安來於成都打病瘟疫者尋差攣躄者立行指人亂言往往有據由是時童騃官者抱子著寃前和尚看之欣然撫其背曰怪來近日貧道所居之山氣色稍微其山之神孕夷於此此子麒麟之精

也為王者之瑞焉官者以告其母曰往年夢中之獸今獲解之遂施和尚珠金以酬異說田後累遷郡守節制洋州蜀將之中頗聞兵法乃知異夢信而有祥者焉

鬼坐衙

前蜀軍使文大劍宗院下峽行迴至瀘州經方山廟以兵士平善還棹夜宿玆廟了其心願焉事饌者檢慎不謹未經獻熟有廟家狗潛於砧上盜物食焉文方暫偃息於廊廡間候其事辦俄聞廟堂內雷震一聲又有雷

數條繚繞廟中似尋怪物文與三十餘人潛匿無地忽見一人戴白冠衣白裳升堂而坐獠鬼多有走堦下者後有排立者莫知其數頃刻有鬼十數等皆披虎皮拘一着赤黄衫入至中庭鬼主責之曰豈有人間設食吾未受饗而竊之乎遂令杖之十五曳出廟門良久鬼物聲影俱沉寂然如故文遂令點檢祭饌果少猪腸來早於廟籬外見一赤黄狗卧在草内舐其臂瘡自後祭人轉加嚴敬又崔謀議鑾頃在瀘州禱久不應令於錦城

之兆奏置行廟時人號曰崔氏家神靈驗頗多不復盡録

怪鳥應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洲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曰聖上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為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痊勅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鶖鳥颺於摩訶池上顧太尉敻時為小臣直於内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之近臣與顧有隙者上

聞詔顧責之將行黜辱顧亦善對上遂捨之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之徵也詩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子細看来是那鵰又有楊秘書義方者執性强良所為狂簡亦西南少俊之士也會以筆硯見用於宋樞密光嗣因題九頭鳥宋疑楊見詠遂奏譴沈黎至咸康元年後主失位宋亦遭誅乃九頭鳥之應也詩曰三百禽中爾最靈就中惡爾九頭名數年雲外藏凶影此夜天邊發惡聲好惜羽毛還鬼窟

莫留灾害與蒼生況當社稷延洪日不合鳴時莫亂鳴

旌論衡

釋道二門各宗教本雖分内外意曉筌蹄前蜀佑聖國師光業有過人之辯為僧門一端也威儀楊德輝有出人之才為道門之一俊也至於問答論難不雙美武城中東川昌明縣玄士李懷杲聚盜搆逆尋亦受誅普通山青州長老録二尼道姑道媪親事巾瓶時左街使集王宗輸奏聞收戡決遞遐方僧道俱有乖張嘲論各興

亂謗非獨取笑理在其中光業徵李懐杲嘲道門云雲

鏁涪江水似天文開懐果已升仙强思齊見應摧膽張

茂卿聞必聳肩強與張三玄士三尺霜兒充絳節兩條朱棒替

香煙報伊廣德先生道社稷威靈不偶然山上擒來鎮

裡收天然模樣已成因妄占氣色為徵兆更引文章說

御樓長榜數張懸市内短刀一隊送江頭旋驅旋斬敎

隨水只此名為志道流楊德輝青州長老嘲僧門曰堪

笑青州學坐禪不供父母不耕田口中雖道無諸相心

裡元来有外緣行者趂教門裡卧尼師留在脚頭眠髙
標不使觀音救徒說三千與大千出家比要離生緣爭
是爭名更在先說法漫稱獅子吼魅人多使野狐禪行
婆餉送新童子居士抄條施利錢蠶食方民何所用轉
教海内有荒田又太祖降誕日僧門祝辟支佛牙道門
進武成混元圖光業詔圖以嘲之德輝詔佛牙以答之
議者以光業先興北郭之師德輝報盡東門之役光業
嘲進圖云夜深燈火鬧壇鋪拔劍揮空亂叫呼黑撒半

筐兵甲豆朱書一道厭人符重臣餧飼剛教活聖主慈悲未忍誅佛說毗盧三界内如何更有混元圖德輝嘲佛牙云比來降誕為官家堪笑羣僧讃佛牙手軟阿師持磬鈸面甜童子執幡花縱饒黎庶無知識不可公王盡信邪捧擁一函枯骨立如何延得壽無涯後舉子劉隱辭詠之曰為僧為道兩悠悠若個能分聖主憂各鬭輪蹄朝紫殿盡稱卿監滿皇州相嘲相詠何時了爭利爭名早晚休閑想邊庭荷戈將功成猶自不封侯所以

牛秘監嶠評之詩曰玄門清浄等空門虔奉天尊與世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玄王留教五千言鼇頭宮殿波濤濶鷲嶺香花夢想存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源

神口開

韋相公昭度出鎮西川陳太師敬瑄與監護田軍容令孜堅守城垣不伏除替韋於城南荷聖寺置行府制守三年而歸時王太祖建為行軍司馬忽夢一青衣神人

大張其口及問小將山章章對曰青衣乃蜀之地名也亦有青衣之神其祠在平壘内今城中百姓則易子而食三軍則守城而哭可謂窮危之甚祠廟固乏蒸嘗今青衣之神口開是土地於公求饗亦是啟其唇齒露彼腹心之兆也其城夢後十日而降果如所說又雅州有周公山城之隅有周公廟廟有土偶康押衙即神之領袖也郡人所禱無不遂心唐大中初有任士元與守文錯爭田俱無公執雖經檢覈難定是非士元無計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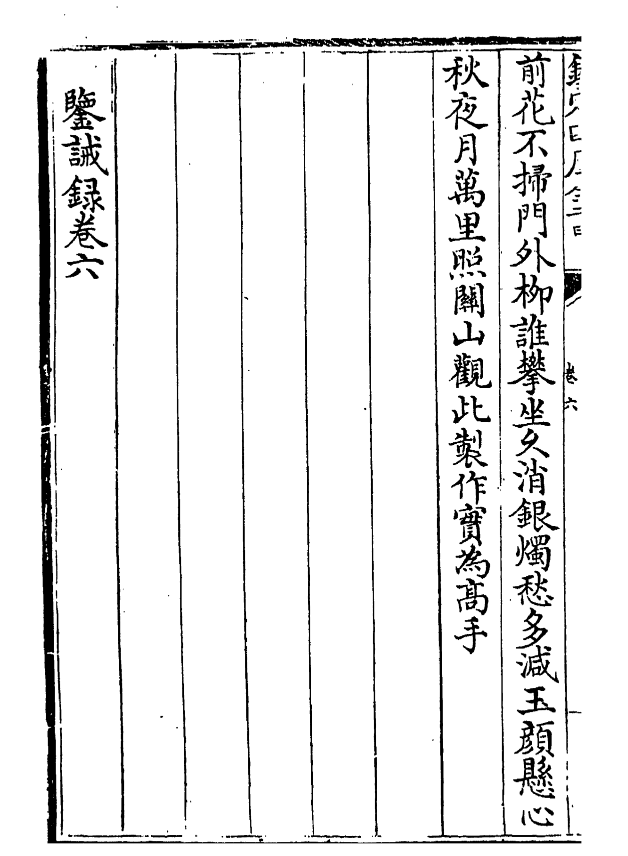
不甘理屈遂詣靈廟昇請康押衙親至田所祝曰若是
宇文錯之地請神點頭如是士元之地請神開口冥心
啟祝神口遂開宇文錯知非遂還其地士元因請鼓樂
迎歸舊祠今郡人無不敬事儻有祭奠似帶酒容乃知
神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

布燮朝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為布燮王蜀後主
乾德中南蠻選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吟等為使入

蜀義宗不欲朝拜遂禿削為僧號曰大長和國尤銜崇
聖等賜紫沙門銀鉢既而屆蜀羣臣議奏僧有佛法宜
令禮拜義宗於是失節焉至于議論敷奏道理一歌一
詠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云浮花不與衆花同為
感高僧護法功繁蕊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筵風尋
真自得心源靜觀色非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養天
教生在釋門中又題三學院經樓云鷲嶺名園不可儔
叨陪龍象喜登遊玉排複道珊瑚殿金錯危欄翡翠樓

尚欲歸心求四諦敢辭施繞滿三周羲和鞭撻金烏疾俗網無由肯駐留又題曰當今積善競修崇七寶莊嚴作梵宮佛日明時齊舜日皇風清處接慈風一乘妙理應難測萬刼良緣豈易窮共恨塵芳非法侶掉鞭歸去夕陽中又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詩畧云稽叔夜鼓琴飲酒無閒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抛擲廣陵渾不謝劉伯倫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青春一飲一顧獨自醉無人為爾下梁塵又思鄉云塞北行人絶雲南信未還庭



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消銀燭愁多減玉顔懸心

秋夜月萬里照關山觀此製作實為高手

鑒誡録卷六

鑒誡録卷七

後蜀　何光遠　撰

做十在

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為古人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外庠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醜雖為謗訕深鑒是非慮墜斯文輒編於此其文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悦羣臣失色罔知所

安時有特進檢校太傅顧正珣越班奏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聖慮懷憂臣等請罪帝曰北有後唐覇
盛南有蠻蜑强良朕雖旰食宵衣納隍軫慮此不能興
師弔伐彼不能臣子来往恐社稷不安為子孫之患是
以憂爾正珣奏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
迴持釜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金鑾輿而遠幸為
釁之兆為禍之元有承王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
無斟酌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

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少光嗣在受先
皇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能退恣一門
之奢侈任數子之驕矜徒為饕餮之人實非社稷之器
有王宗弼在迴徹煙霄殊非謇諤與亂本逞章呈之妙
說奸謀事頰舌之能立致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在常
加慘毒每恣貪殘焚爇軍營要覓私第不道喧騰於衆
口非違信任於愚懷有歐陽見在酷毒害民加利聚貸
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由憑於內

密有由魯僖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珠珍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无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悦暢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唯誇於辯博匡時不諳於經綸素非忠賢實為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俊每為巫覡以玩聖朝致君為桀紂之年昧主之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以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

大悅龍顏於是賜顧正珣絹五百疋進加右金吾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史記
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晝作鬼神夜為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
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或任遊玉壘書王一於倡樓
或醉幸青城溺內家於汶口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
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艷麗絕
句編為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晝連宵弦管喉

舌相應酒酣則嬪御執巵后妃堪亂令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舄交錯狼籍杯盤是時淫風大行遂亡其國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依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胡曾詠史詩曰鄰國機權未可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歌玉樹花思越人者亡吳之曲故胡曾詠史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渌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柳

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號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詠史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年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又韓舍人詠柳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宫又賀秘監知章羅給事隱詠柳輕巧風艶無以加焉賀君詩曰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緑絲縧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又詩曰裊裊和煙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

漸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又李博士涉有題錦浦垂柳曰錦池江口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樹只禁離恨兩三條

雪廢主

天成初明宗臨朝宣亡蜀舊宰臣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御史中丞牛希濟等各賜一韻試蜀主降臣唐詩限五十六字成王鍇等皆諷蜀主僭號荒婬失國獨牛希濟得川字所賦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覽詩曰

如牛希濟才思敏捷不傷兩國迥存忠孝者罕矣當日有雍州亞事之拜至今京洛無不稱之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来亦如此幾會歡笑幾潸然

陪臣諫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蜀咸康元後主將幸天水羣臣列號懇諫上意不從前秦州節度掌書記蒲禹卿獨上一表云秦王之鑾駕

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至今傳為忠臣及後主降唐至雍州受死巴蜀宰臣王鍇等乞後主體骨歸塋蜀山蒲其表云生為萬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

君隨例赴洛亦在長安痛後主遭誅朝廷失信於駟門大慟仍書五十六字而歸雍守捕之蒲已還蜀其詩曰

我王銜璧遠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舍子嬰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多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直諫後主幸秦州表云臣其言頓首死罪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

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銘盖古者明君克全
帝道欲知已罪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入而修
德陛下自承祧秉籙正位當天愛聞悅耳之忠言每許
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閶苑興師歷艱辛於
草昧之時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寐風霜申
武力而取中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立勤王
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塞霸盛大業推崇地及雍
岐界連荊楚信通吳越感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甚廣

人物秀麗土產繁華當四海輻湊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修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模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宿於諸處林庭多歷覽於王前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無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臣竊聞陛下

欲出都城看於邊壘且天雄地遠路惡難行險棧敧雲危峯揷漢稍雨則吹摧閣道微泥則阻滑山程豈可鳴鑾惟堪叱馭又復秦州敵境咫尺塞邑荒涼人雜番戎地多疫癘别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淸邊笳韻咽營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烽火於孤峯朝朝疑慮覩旌旗於絶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雲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境麥積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足聞知縱過嗟山須通怨水秦穆圍馬之地隗囂僭位之

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衆星馳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因是極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伊擾踐觸處陵遲以此細論不合輕重其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合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物所以鑾輿須正天步難移況頻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下關進登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制置如何當初打破梁原城池俘掠義寧户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贍多匪惟生彼人心而亦損兹

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彼則預有計謀此
則便須征討況鳳州久為仇敵必貯奸謀竊慮妄措妖
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國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
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妄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土
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趙爭强彼此
難屈若不去則便同魯衛不睦戰伐茲興酌彼未萌料
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
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陛下累曾遊

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践涉山川驅馳人馬閬苑則舟
船幾溺青城則嬪娱将沈自取驚憂為何切事及還京
輦並不説於軍民迫欝衆情莫彰帝徳憶昔先皇帝在
日未省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来率意頻離宫闕此時
依前整蹕又擬遠别宸居昔秦皇之鑾駕不迴煬帝之
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勝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
有東遊之弊陛下寛仁大度廣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
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懐豈忍致却宗祧亡

言道德使蒸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
實空乖於仁孝況王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瑤池
瓊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
八佾簇神仙於紫禁耀珠翠於皇宮如論萬乘之君便
是三清之境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追遊足觀奇趣
何必傾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匪躬有何裨益方今中
原有人大事未了但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庭
無烽火之虞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曆運一國

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
全萬機不撓聦明博達識度變通勝負規模獨懐鑒
方居天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抱山河之險何
不遠聽邇察居安慮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機而行事
咸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
徧療瘡痍庶表裡寛奢保子孫昌盛布臨人之恵化蓋
救物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茲
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則直

下平呑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今則蜀都强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正觀萬乘君於大宗採樂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同武王諤諤而昌鄙紂主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庭諍之人固我春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盖是外郡陵殘住止不得所以競来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虐理最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盗賊

成羣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即當聞見蜀國從来創業多乏永謀或得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温皆謂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致國亡人心何保山河之隘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似舜豈後主而相匹豈孝仁而比倫有寛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娼媚不躭荒婬出入而所在防微動静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為四海之君願陛下且駐鑾輿莫離京國俟

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非唯要看天水直可便至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念也臣聞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邸懇諫聖明不藉官榮不謀名譽情非訕上理切愛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頻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倘有不虞

悔將何益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徼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莫去邊陲干犯冕旒無任憂惕冒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直諫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四公會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論南朝興廢之事樂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則詠歌之今羣公畢集不可徒然請各賦金陵懷

古一篇韻則任意擇用時夢得方有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劉騁其俊才畧無遜讓滿斟一巨杯遂為首唱飲訖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吾子先獲其珠所餘鱗甲何用三公於是罷唱但取劉詩吟咏竟日沈醉而散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鏁沈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王化兩岸蕭蕭蘆荻秋此篇元在詩本事中叙說甚詳今何光遠重取論叙更加改易非也長安慈恩寺浮圖

起開元至太和之歲舉子前名登遊題紀者衆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百首傳於京師誦者稱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或詠之處向来名公詩板潛自撤之盖有媿於數公之詩也會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視章先輩八元所留詩白命僧抹去埃塵二公移時吟咏盡日不厭悉全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公一首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為之詩流自慈恩息筆矣章公詩曰十層炎瓦在虚

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刧怪鳥啼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踏如穿洞絶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瀰城春樹雨濛濛

贄舊詩

李相公吉甫其先失其官諱初修進之日獻卷示維揚護軍宋甄大夫甄寡於博識不良王孫連上數啟都不動念李於館舍棲旅之甚去住無依遂吟一絶句贄之宋以微箴禮遺而已李後上第生吉甫吉甫繼歷臺省自信

州刺史節判青州待士稍薄舉子吳武陵詣府投擲相國似無見重之意吳不存忌諱遂書相國先君舊謁宋大夫陳情一章密獻相國相國大慙追悔俟暝名吳執手惆悵厚賂於吳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尊堂未授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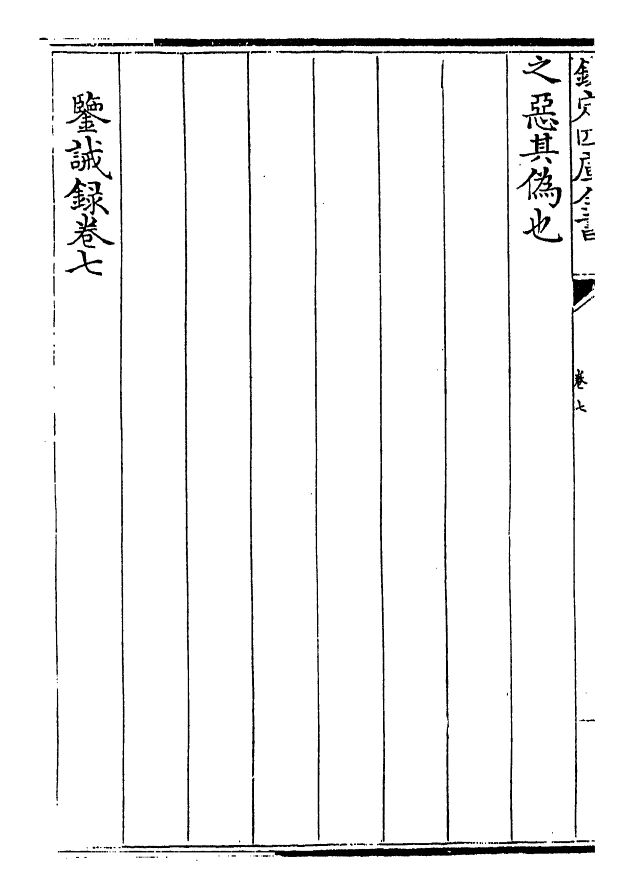
釣巨鼇

會昌四年李相公伸節鎮淮南日所為尊貴薄於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囑致無有面者張祜與崔涯同寄府下

前後廉問嚮祜詩名悉蒙禮重獨李到鎮不得見焉祜遂修刺謁之衙題詩釣鼇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以言下挫之及見祜不俟從容及問曰秀才既解釣鼇以何物為竿祜對曰用長虹為竿又問曰以何物為鉤曰以初月為鉤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用唐朝李相公為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為餌釣亦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憐祜觸物善對遂為詩酒之知議者以祜矯諭異端相國悅其取媚故史不稱

之惡其偽也

鑒誡録卷七



鑒誡録卷八

後蜀 何光逺 撰

衣錦歸

段相國文昌本廣都縣人父以油柞為業云云因官而浚生而有致長亦多才物業蕩空文章迴振洎跨衛行倦鄉里笑之歴三十年間衣錦還蜀蜀人有詩贈曰昔日騎驢學忍饑今朝忽著錦衣歸等閑畫虎驅紅勒可謂登龍

入紫微富貴不由組綬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又羅使君向本盧州人不事田産而慕大名以至困窮竟無退倦常投福泉寺僧房寄足每旦隨僧一食學業而已歷二十年間持節歸郡泊入境專遊福泉寺駐旌戟信宿書其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行時賓從過前事到處杉松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遥避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愜素機

非告勑

陳太師敬瑄任西川日有愛姬徐氏甚有美色即徐令長女也失名其父自郫城宰欲求彭牧以紅絹數寸書二十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議者以徐習進而乖父子之道其詩曰深宮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共太師歡笑處為吾方便覓彭州又合州石境宰馬產珪者本遂州長江縣富庶之子也昵親文筆未識風騷謬學滑稽語多譏誚因聘女自為內相醉酧新郎催粧之詩

詩意風艷之甚親族聞者莫不笑之其詩曰莫飛篇翰苦相煎欵欵容人帖翠鈿不是到来梳洗晚却憂玉體未禁憐唐末盧拾遺議與鄭中舍延休作贅三年不歸陝下其兄喆以詩讓之詩意甚乖昆仲之禮盧議呈其太山中舍并女遣之喆寄弟詩曰三年作贅在京城著箇緋衫倚勢行夜夜貪憐紅粉女朝朝渾忘白頭兄親情别後饑寒死僕使歸来氣宇生河上可能容此事筭来天道不分明

改橋名

雍使君陶典陽安日（簡州地名）送客至橋離情未已揖讓既久欲更前車客將曰此處呼為情盡橋向来送迎至此禮畢陶下馬命筆題其橋楹改為折柳自兹送别咸吟是詩簡郡風情不同義路矣詩曰從来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從他離恨一條條

作者同

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

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劉望洞庭詩曰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裡一青螺雍詠君山詩曰煙波不動影沈沈碧色全無翠色深疑是山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李山甫有詠貧女天下稱奇秦侍郎韜玉繼之意轉殊絶李原詩曰平生不識繡衣裳閑把金簪益自傷鏡裡只行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秦侍郎繼曰蓬門未

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将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最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李君又有石頭故事韋莊有詠南國英雄較量其才意同語合李君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将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石城秋韋莊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想像興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

空殘花廢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止竟霸圖何物在石麟埋沒臥秋風王右丞維有題雲母障子胡令能有題綉障子雖異代殊名而才調相繼右丞詩曰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闗彩畫來胡生詩曰日暮堂前花蘂驕争拈小筆上牀描綉成按向春園裡引得黃鸝下柳條又許渾有過台州李郎中舊居盧延讓有哭李郢端公終越州從事至今吟者無不愴然許君詩曰政成身沒共興衰鄉路兵戈旅櫬迴城上暮

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未葬佳人散昨日因
齋故吏来南北相逢皆掩泣白蘋洲暖一花開盧公詩
曰東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聲北固暴亡兼在
路東京執作未歸塋漸窮老僕慵看馬著慘佳人暗理
笙詩侶酒徒銷散盡一場春夢越州城又李相公紳有
傷農之叶鄭徽君雲叟繼之名公不敢優劣李公詩曰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豈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鄭
君詩曰一粒紅黍飯幾痛牛領血珊瑚樹下人銜杯吐

不歌

賈忤旨

漢賈誼昔在長沙為鵩鳥賦史書稱之為屈矣賈島字浪仙忤旨授長江主簿早則至早名流海內矣島初赴洛陽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獨語傍若無人或閙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於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勢

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京尹
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俄
為官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
對偶吟得一聯安一字未定神遊不覺致衝大官非敢
取尤希垂至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
遂與島並語笑同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與島
為布衣之交故愈有贈二十八字島因此名出衆海詩
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閒天恐文章聲斷

絶再生賈島向人間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為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摶風之分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葉疑在腹塵點㑨侵晴黄雀并烏鳥俱懐害爾情島後為僧改名無本又哀投蜀僧悟達國師知玄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服潛於鐘樓安下日與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私相唱和慮卿相所問專候宣

宗微行欲見帝希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和微行值玄不在上聆鐘樓上有秀才吟咏之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遂於帝手奪之曰郎君何會耶帝慚赧下樓玄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悔欲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矣遂御札墨制除島為遂州長江主簿帝意令島繼長沙故事勑曰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令闗外將息今既却擕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高咏覩其至業可謂屈

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墨制宜從短簿別候殊科可守
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齎勑乘驛赴官所管藩
侯放上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㫖因授此官永
難貢籍初之任屆東川府主馮八座三十里出盛禮以
迎之既至館舍見待甚厚大具肴饌宴設故㫖獻感恩
詩曰匏革奏終非獨樂軍城未曉啟重門何時却入三
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閒收雨點貔貅閫外卷
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撥棹扁舟不忘恩後有一少年

除長江簿猶豫不赴張蠙先輩為詩刺之曰少年為理但公清鴻漸行中是去程莫恨長江為短簿可能勝得賈先生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壘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曹猶得醉薄俸亦深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於傳署後崔騎評事停岳陽曰為詩悼之岳陽普州地名今因創墓在岳陽山上山下有岳陽池詩曰倚恃才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

奪卷恱宣宗馳譽超先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署一見一心忪又聖子李克恭有詩曰一一玄徽縹緲成畫吟方便爽神情宣宗謫去為閒事韓愈知來巳振名海底也應搜得静月輪常被玩教傾如何未隔四十載不過論量向此生

屈名儒

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五人請賜孤魂及第方干秀才是其數矣每見

人設三拜而已謂禮數有三識者呼為方三拜亦曰方
十四郎干為人唇缺連應十餘舉有司議於才則才矣
不可與缺唇人科名中外所聞為國家鮮士矣干潛知
所論遂歸鏡湖後十數年遇醫補得年已老矣遂舉不
出鏡湖時人號曰補唇先生弟子李頻等皆中殊科干
可謂屈人矣故有鏡湖西島閒居詩曰寒山壓境心此
處是家林梁燕欺春醉岩猿學夜吟雲從平地起月向
白波沈猶自聞鐘覺棲身可在深又詩世人如不容吾

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峯又感懷云至業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使破一生心世路屈聲滿山溪宂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李頻上第後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卧雲此恨之深矣干為詩錬句字字無失如寄友人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齊梁已来未有此句詠擎甌則體絶物理詩人罷唱詩曰白器敲来曲調成腕頭勻細自輕清隨風搖

曳有餘韻測水淺深多汎聲春漏丁當相次發寒蟬計
食一時鳴從今已得佳聲出衆樂無由更得名千與杭
州于郎中為硯席之知因求舉棹遠遊犂所杭牧疑干
為詩無猝才因夜醼與飛字韻請賦一章干半酣書成
合筵驚駭于贈二百千充潤五十字千可謂愛士矣詩
曰閻世星郎夜醼時丁丁寒漏滴聲微琵琶弦促千般
調鸚鵡杯深四散飛徧倚玉容歌白雪髙燒紅蠟照朱
衣人間有此榮華事爭遣漁翁戀釣磯又李先輩宣古

于澧陽陪杜悰司空宅宴席上賦得桃字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處處箒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禁夜深拋耍令舞来按去使人勞又杜工鎮荆渚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羣玉校書於燭下飛筆獻杜詩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態貌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又盧延讓客夜宴柳司馬

陟宅得更字詩曰蘭堂夜宴在秦城座下荷衣倍覺榮
金鼎烹炰過百味銅壺刻漏轉三更紅粧妓出催添燭
白雪歌遲待煖生猶自何郎歡不足桂花未識玉峯傾
章先輩孝標于李使君筵贈歌人劉小小得娘字當時
名公無不賞歎詩曰諸侯帳下慣新粧皆怯劉家薄媚
娘寶髻巧梳金翡翠羅裙宜着繡鴛鴦輕輕舞汗初沾
袖細細歌聲欲繞梁何事不歸巫峽去故來人世斷人
腸已上五公之詩雖綺靡香艷而含蓄情思皆不及施

肩吾夜宴曲云蘭釭如晝買不眠玉爐夜起沈香煙青城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窻芙嬌梳洗晚户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屠蘇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錢唐秀

羅隱秀才傲睨於人體物風刺初赴舉之日于鍾陵筵上與娼雲英同席一紀後下第又經鍾陵復與雲英相見雲英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脱白矣隱雖内恥尋亦嘲之鍾陵醉别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

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常獻卷於鄭相公畋鄭女妙于篇什每讀隱詩至張華漫出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未嘗不於父前三復似慕其才相國或一日因隱到宅遂留從客命女下簾窺之女見隱為人闕永不復吟隱詩矣隱又與顧雲先輩謁淮南高相公駢顧為人風雅時渤海公辟留隱遂辭歸錢塘高與賓幕小酌責隱於海風亭是時盛暑有青蠅入座渤海公命扇驅之顧詭隱曰青蠅被扇扇平離座隱立酧之曰白澤遭釘釘

去在門議者以才調相譏兩俱全美隱度高公欲繼淮
王求仙所為妖亂潛題后土廟刺之連夕挂帆而返巫
者告公公既悔且怒急棹追之已出境矣詩曰四海干
戈尚未寧又於汾水達儀形九天玄女猶無聖后土夫
人豈有靈一帶野雲侵鬢綠兩條宮柳入眉青常郎年
少知何事端坐唯看太白經高後失致因呂用之等幻
惑為師畢師鐸所害隱自錢唐著妖亂誌以非之故有
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鄉語猶疑太乙　聞燒畫

降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昔僖宗在蜀時隱吟詩
數首以刺諸侯及鑾輅還京為朝貴所嫉竟不成名後
錢尚父鏐為詩酒之侶繼遇中原喪亂無復所聞黨在
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蒼皇路屈盤丹鳳有情
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
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處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寄詠漫
天嶺云南去休誇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不會
蒼蒼意爭得淋零曲度漫駕還京詩曰馬嵬楊柳尚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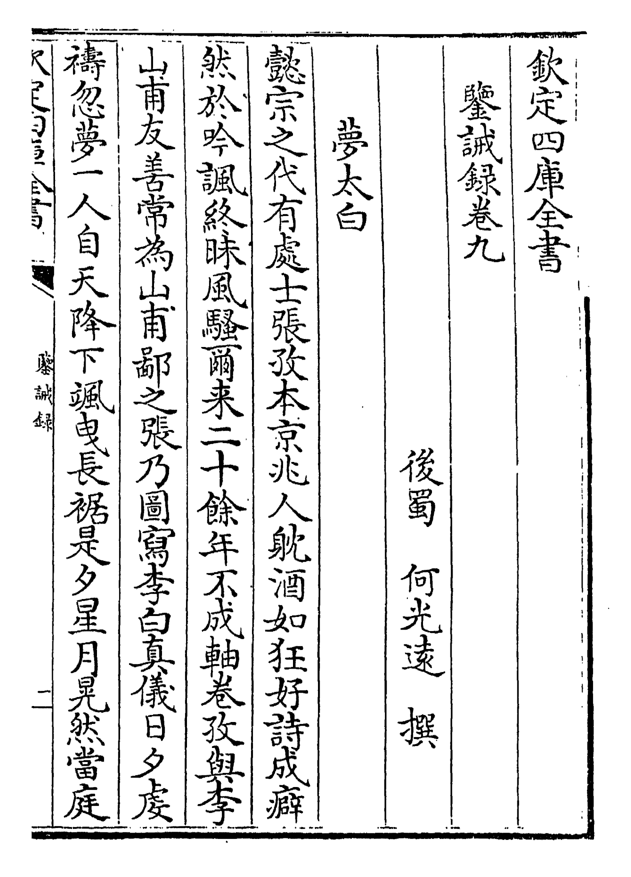
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說楊妃隱以諷刺頗深連年不第舉子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雪鬢塵枉汚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覩之因起式微之思遂自歸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来

走山䲭

施肩吾先輩為詩奇嚴冠於當時著千韻山居才情富贍如荷翻紫盖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又煙粘薜荔龍鬚軟雨打芭蕉鳳翅垂又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國不為難苦戰身多舊箭瘢玉匣鏁龍鱗甲冷金鈴襯鶻羽毛寒皂貂擁出花當背白馬騎來月在鞍猶恐犬戎臨紫塞柳營時把陣圖看又上禮部侍郎陳情云九重城裡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

處溥氷危晴天欲照盆難覆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来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又贈友人下第閑居云花眼綻紅斟酒看欒心抽緑帶煙鋤如是之類皆輕秀之極及第後遊南楚楚多山魈為患俗號聖者是時亦来館穀攪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魈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為聖者呼小鬼不須乖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鑒誡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鑒誡録卷九

後蜀 何光遠 撰

夢太白

懿宗之代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躭酒如狂好詩成癖然於吟諷終昧風騷爾来二十餘年不成軸卷孜與李山甫友善常為山甫郵之張乃圖寫李白真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長裾是夕星月晃然當庭

而坐與孜對酌論及歌詩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其要已而超然上昇孜後所吐篇章悉于教化當時詩者稍稍善之有遇雪云長安大雪天鳥雀難相覓其中豪貴家擣椒泥四壁別處生紅爐同圍下羅幕暖手調金絲蘸甲斟瓊液醉唱玉塵飛困融香汗滴豈知饑寒人脚手生皴劈又庚子年遇赦云時清無大赦何以安天下直到赤箭来始尋黄紙寫草草蠲賦役忙忙點兵馬天子自蒙塵何曾濟孤寡又駕在蜀日孜著雜言

數篇傷時頗切其一首兩聯云只愛輕與肥不憂貧與賤著牙賣朱紫斷錢賒舉選反駕還京之後相府遣人捕之孜乃易名姓越淮而去故李山甫嘗代孜歌歌其當時易字夢白云天使翰林生我前相去後来二百年英神絕氣歸玄天日月星辰空感然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瑞光閃爍天門開五雲著地長裾来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瀉作縱橫才巍峩宛似神仙客一段風雷扶氣魄低頭語了

却抬頭指點胸前稱李白夢中一面何殷勤高吟大語喧青雲白言天府偶閒暇與我握手論高文一論耳目清再論心骨驚豁如混沌初鑿破天地海岳何分明利若劍戟堅健如虬龍爭神機聖法說畧盡造化與我新增靈不問塵埃人不語塵埃事鐏前半日空歸雲掃筵起自言天上作先生許向人間為弟子夢破青霄春煙霞無去塵若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

削古風

梁朝杜舍人荀鶴為詩愁苦悉於教化每於吟諷得其至理如贈僧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凉又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未了為僧心了總輸僧南宗睹之傳為心印杜在梁朝獻朱太祖時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賦斂是時方當征伐不洽上意遂不見遇旅寄寺中敬相公翔謂杜曰希先輩稍稍古風即可進身不然者虛老矣杜遂課頌德詩三十章以悅太祖議者以杜雖有玉堂之拜頃移

教化之詞壯志清明中道而廢時世行聊紀兩首頌德詩不復録之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来猶納税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傜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絶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税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分命録

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詩寒碎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窮愁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陶人性情定乎窮通故韋莊補闕有長安感懷云大道不將鑪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此則苞括生成末為台輔長與末何僕射瓚有蜀城書事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詩後十旬得疾而卒今録四公全什用明將来王建侍郎寄賈島詩曰盡日吟詩坐忍饑萬人中覔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卧驢放秋田夜不歸傍暖旋收新落葉覺寒

重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為愛鸕鷀雨裡飛李洞
秀才上崇賢曹郎中云閒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
蜀僧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裡煑孤燈刑曹樹蔭千
年井華岳樓開萬里氷詩句變風宮漸緊夜濤春盡海
邊藤韋補闕感懷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
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棊花間醉任黄鸝
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
基何僕射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已慏恩容

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唐十二峯頻步文翁坊裡月閒尋杜甫宅前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

卓絶篇

陳明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絶萬里長城程賀員外因詠君山得名時人呼為程君山劉象郎中因詠仙掌得名時人呼為劉仙掌以上名公稱為卓絶千百集中無以加此陳秀才題夫差廟云姑蘇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裡神幡盖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

何人汪先輩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家三尺高程員外詠君山曰曾遊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此本無元是崑崙山頂石海風飄落洞庭湖劉郎中詠仙掌曰萬古亭亭倚碧霄不成擎亦不成招何如掬取蓮池水洒向人間救旱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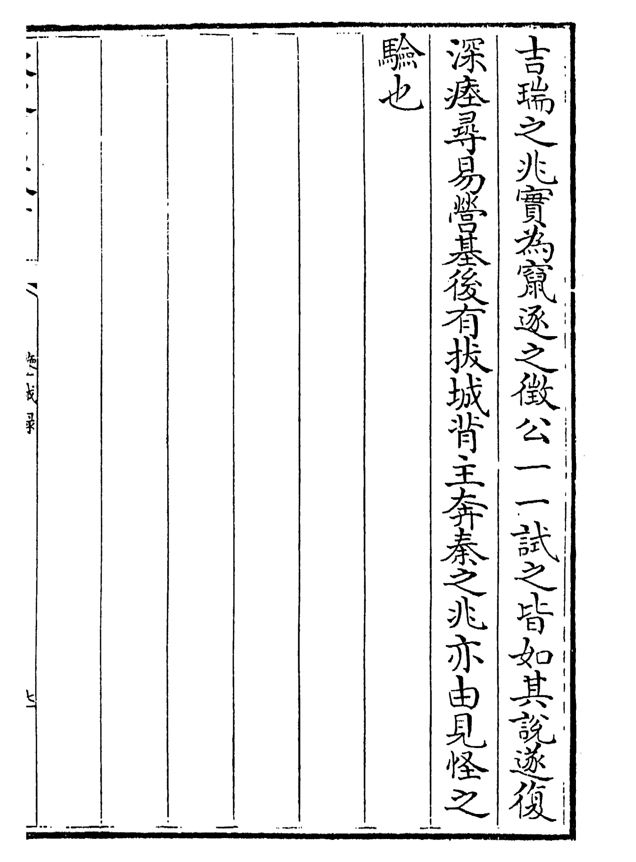
改名達

梁震先輩蜀川人也比名霤僖宗在蜀日方修舉業時

劉象先輩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於劉畧吟咏震詩曰據郎中少年才思清秀儻隨鄉賦成器非遥若不改名無因顯達向以緣靄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見此後請改為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雨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名聞諸侯髙令公李昌名赴荆南以筆硯籌畫見託終身不就賓席慮因玷汚前明至今南楚之間獨步而已

鑒冤辱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名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簾或曰金神七煞獨劉參謀失名曰此寃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即有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某遠祖記之乃是寃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為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濕刄之不入擊之轉堅經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之酒食許以伸寃當有黑氣沖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



吉瑞之兆實為竄逐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營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鑒誡録卷九

鑒誡錄卷十

後蜀　何光遠　撰

歸生刺

歸處納者歸侍郎融之曾孫也多遊秦隴言足是非在事者無不以金帛酒食彌縫之畏其譏也或見人衣鮮華即念詩曰昂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有寃魂黄巢犯京後守亮守信

等悉為楊軍容復恭義兒勢奪諸侯亦一時之威也歸有不平之色詠阤漢以刺之曰草頭灰面惡形儀盡是軍容表裏姿昔日水牛攀角上而今細馬傍腰騎錢多内藏猶嫌少位等三公尚厭卑更有一般堪笑處鍍金牙齒咬銀匙又詠奸漢云輕脣利舌傍吾門送諂承顔日日新愛與大官添弟子能將小樂獻夫人稱頭不放分毫過對酒常如割骨貧更有一般奸大處聚錢惟赴買金銀又代村婦詠邊將曰紫袍金帶不須誇動便經

年鎮海涯爭似我家田舍將朝驅牛去暮還家又有石

校書欽若本東川人文章四六與王超齊名天復初應

舉值大駕東遷蜀路不通干戈繼起遂客寄天水荏苒

一紀有餘後知父亡方乃舉慟廣於寺院追薦懺罪而

已歸與石遽因小隙荼毒詠之石氏聲名因茲減價詩

曰十二年來匿父喪三千之罪詎莫當如今追薦因無

益已被牛頭煑幾埸

高僧論

伏牛上人一鉢和尚皆悟達之士也一居巖岫永離闤塵著述三傷指諭一鉢廣開法廟大扇迷途聾瞽聞之往往解悟王蜀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失名妻高氏即高駢相公諸院之孫先於法門寺受持不殺戒二十餘年後屆蜀因與男娶婦親族勸令屠宰高亦從之旬日之中得疾頗異不録人事口但荒言既而三宿還魂備述幽途之事初遇黒衣使者追入岐府城隍廟神我冠大神與一金甲武士對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

訴高破戒仍扼腕罵高曰吾護戒鬼將也為汝二十餘年食不受羨寢不遑安豈期一起殺心頓隳戒行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僭犯城隍神迴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贖此過尤高平生常念上生經至此茫然遺忘只記得三傷頌一鉢歌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武士聳耳立聽顏色漸怡誦至了終悲皆涕淚謂高曰且歸人世宜復善心高氏拜辭未終颯然起生乃知大善知識所著句義與佛齊功今並錄其全篇仍亦書其

靈驗採之真識非取迦談伏牛上人三傷頌其一曰傷
嗟壘巢燕雖巧無深見修營一箇窠往復凡千轉雙飛
碧水頭對語紅梁畔身緣覔食疲口為銜泥爛驅馳九
十初方產巢中卵停騰怕饑渴撫養知寒煖憐惜過於
人銜蟲餧皆偏父為理毛衣母來將食眩一旦翅翼成
分飛不相管世有仁智人愍力憂家眷男女未成長顏
色亦衰變燕子燕子聽吾語隨時且過休辛苦縱使窠
中千箇兒秋風纔動終須去世人世人不要貪此語是

樂須思量饒你平生男女多誰能伴爾歸泉路其二曰傷嗟鷄鳩鳥夜夜啼天曉墜翼柳攀枝垂頭血沾草身隨露葉低影逐風枝裊一種情相生爾獨何枯槁驅驅飲啄稀役役飛騰少不是官所嗟都緣業所造亦似世間人貪生不覺老喫着能幾多强自索煩惱咄哉無眼人織絡何時了只為一六迷遂成十二到鷄鳩鷄鳩林裡叫山僧山僧牀上笑有人會意解推尋不假三祇便成道其三曰傷嗟造蜜蜂忙忙採花蕊接翼入芳叢分

頭傍煙水抱蕊愛香滋尋花應春餌驅馳如所縈盤旋
若遭魅蹭蹬遇絲羅飄零餵螻蟻才能翅翼成方始窠
巢備惡人把火燒哀鳴樹中死蜜是他人蜜美自他人
美虛忙百草頭於身有何利世有少智人與此恰相似
只緣貪愛牽幾度虛沈墜百歲處浮生十年作童稚一
半悲與愁一半病與痒除折筭將來能得幾多子更將
有漏身自翳無生理永不見如来却緣開眼睡蜜蜂蜜
蜂休沒沒空哉終是他人喫世人世人不要貪留富他

人有何益一鉢和尚歌曰阿剌剌閙聒聒總是悠悠造未㨃如饑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戛戛究竟不能知本末拋却死屍何處脫閙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頭撥莫待臨事呼菩薩大丈夫貌須豁落莫學癡人受摩捋也繫裏也擺撥也學柔和也麄糲亦解剃頭亦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言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多中少少中多莫笑野人一鉢歌緣持此鉢度婆娑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境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

一源清淨無来往莫漫將心學水泡百毛流火無事交
不如静坐真如他頭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
只這真如是靈覺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
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滅勞盡真如在一顆圓明
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無見無聞無不聞從来一鉢無
言說今日千言强為分强為分須諦聽人人總有真如
性恰似黄金在鑛中鍊去金金鉢淨真是妄妄是真為
求真妄更無求將心不用心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

也着惡也着一切不貪無染着亦無惡亦無好一際坦
然平等道粗亦餐細亦餐莫學凡夫相上看亦無粗亦
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是菩提
果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来總如此離即着着即離實
想門中無實義不可離不可著何處更求治病藥語時
默默時語語默尋蹤無定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
作南北嗔時喜喜時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
喜水不離波波是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内外與中間

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箇修行斷門户亦無苦亦無樂本来自性無纏縛垢即净净即垢兩邊惡境無前後亦無垢亦無净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渾捻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是佛佛是魔如影隨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教比来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裡膠倩水裡砦亦無凡亦無聖萬行歸除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惡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呼時誰應

者本無性本無名只麽騰騰信脚行有時市井看屠肆
一葉蓮花火上生也曽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先住著
究竟從来是寄居他方處處無纏縛若覔戒三毒藥病
何時瘥若覔禪我自縱横大可憐不是住不是顛在世
間中出世間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與北邊若覔
法雞足山頭問迦葉見説傳衣在彼中無心不用求謀
甲若覔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上啼哭不覺黒
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粗中細只遮粗

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是諦亦無真但有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當來出世人無造作獨行獨坐空索索無涅槃本来生死不相干直須省莫漫將身入空井無去来也無明鏡掛高臺儂家見解只如此不用將心筭刼灰

魚還肉

天復初任可芝任戎州刺史日有漁人趙阿奴善釣大魚常於馬湖江垂巨索大釣號曰掣拔中釣者皆百斤

不啻嘗謂人曰願釣千斤之魚豁男子平生之志即改業矣人或語曰此江非左海焉有此魚對曰非我所欲負命者上釣其年秋忽獲一鯀子魚果重千斤背上自然有字其文金色觀者感傷趙阿奴因此從軍遂改釣業其大魚背上字云三曾到揚州五轉歸馬湖身上千斤肉今還趙阿奴

求冥婚

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故黄熊入夢不為無人豕人

立啼顯彰有鬼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子晦因遊彭州導江縣汶口謁李永相公廟覩土塑三女儼然而艷遂指第三者祝曰願與小娘子為冥婚某終身不娶凡庶矣遂取卦子擲之相交而立良久巫者度語曰相公請曹郎留着體衣一事以為言定曹遂解汗衫留於女坐巫者復取女紅披衫與之曰望曹郎保惜此衣後二紀當就姻好曹亦深信竟不婚姻縱遇國色視之如糞土也果自天祐甲子終於癸未二十年間曹積覺氣微又疑

與神盟約數乃自沐浴儼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
瞑車馬甚盛駢塞曹門同街居人競來觀矚至二更鄰
人見曹升車而去莫知其由及曉視之曹已奄然矣議
者以華岳靈姻咸疑謬說學雜所遇亦恐妖稱今曹公
冥婚目驗其異嗚呼自投鬼趣不亦畢乎

見世報

天祐中秦州劉自然主押義軍案因連帥李中令繼宗
點鄉子而西捍蜀師有成紀縣百姓黄知感詣劉求免

自然許之自然之妻謂其夫曰黄知感之妻美髪儻得為妾之髢即與免之知感得劉指蹤與妻平議黄妻可謂賢也語其夫曰妾今幸以弱質得附於君髪有再生人死永别君若南征不返妾有美髪何為言訖覽髪剪之知感亦懷痛切既廹於差點遂獻於劉劉亦貪殘獨為不足春獲其免秋復差行軍須急難莫敢中止於是沒於金沙之陣劉亦是歳云亡黄妻但有靈祠陳狀呪詛後黄家㹀衛忽生一駒及堪乘騎方覺左脇下有劉

自然之字多般辨驗字益分明邑人傳之遂達廣問自蜀平之後王太尉宗儔制置元戎名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其父平生惟好酒肉但能飲酒食肉是其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仍以頭指昵其子淚下如繩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黄妻竟為不可出入鞭打以報夫仇劉子恥於姻親鬱咽而卒後累經喪亂無復聞焉故王梵志曰欺狂得錢君莫羨究竟還是輸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驢只是改頭不識面又賣雞縣市令樊旭初喫犬肉臨老尾生

每因校料之時取笑縣曹人吏其妻偶因夫醉以刀斷之忽作狗號數聲奄然而卒又金州義軍將仝景暉能禁毒虺蕉好食之其妻忽産大虵九頭一尾又有室女忽生一子身有虵鱗因此鄉親皆禁忌

攻雜詠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摯棄舉業惟事脣吻覩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採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鬧啾啾阿家

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着綠桃牌吹鹹籅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你渾家樂雨下還須㴱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過平生家計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裝少袋裡燕脂胡粉多㴱子面甜唐脆餅蕭娘身瘦鬼婦娥怪来喚作渾家樂骨子猫兒盡唱歌過舊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為裏飯家不聞吟秀句只見餚油麻豉汁鍋中沸粕鱔桀上葩朝朝惟起早檐從自排衙有一秀才自贖酒家青衣為婦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忽忽琴瑟無媒

便自通新婦旋裙繞離體外姑托布尚當胷菜園箇箇皆餂項粳米頭頭盡剪鬃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笑却親家翁又詠大慈寺齋頭鮮於闍梨云酒肉中朝没闕時高堂大舍養肥屍行婆滿院多為婦童子成行半是兒面折掇齋窮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師一朝苦也無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北有池號曰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浴因謁主池僧不遇當門書一絶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鵝鴨仝羣世所

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囤雞在不信闍黎是野狸裕後詠深沙一絶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曰撑眉努目強乾嗔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担漢燒香供養弄蛇人

蜀才婦

吳越饒貢妓燕趙多美姝宋産歌姬蜀出才婦薛濤者容姿既麗才調尤佳言謔之間立有詶對大凡營妓比無校書之稱韋南康鎮成都日欲奏之而罷至今呼之

故進士胡曾有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每承連帥寵念或相唱和出入車輿詩達四方中朝一廳銜命使車每屆蜀求見濤者甚衆而濤性亦狂逸所有見遺金帛往往上納韋公既知且怒於是不許從官濤獻五離詩情意感人遂復寵召當時見重如此犬離主曰出入朱門四五年為知人性足人憐近緣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魚離池曰戲躍池中四五秋常將朱尾玩銀鈎近

緣戲觸紅蓮折不得隨波更一遊鸚鵡離籠曰慣向侯
門養此身飛來飛去羽毛新近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
中再喚人又竹離叢曰蓊鬱裁成四五行常持堅節覆
秋霜近緣春笋鑽階破不得垂枝對畫堂又珠離掌曰
一顆明珠內外通分明皎潔水精宮近緣一點瑕相累
不得朝朝在掌中又女郎張窈窕少年居蜀下筆成章
當時詩人雅相推重有上成都當事詩曰昨日賣衣裳
今朝賣衣裳衣裳渾賣盡惟剩嫁時箱有賣愁仍緩無

時心轉傷故園千里隔何處是柴桑悲光寺近有尺海印才思清俊不讓名流有舟夜一章頗佳詩曰水色連天色風聲并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行旅吟詩句罷猶見遠山行

鑒誡録卷十